



# 「跨·1624：世界島臺灣 國際特展」觀後感

撰文 曹沛雯

旅居美國的妹妹，跟我一樣都是個古物迷，她在客廳掛了一幅〈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La ville et le château de Zélandia dans l'île de Tayovan），17世紀銅板印刷，保存狀態良好，令人驚艷。原為書籍插畫，收錄自Olfert Dapper所著《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Gedenkwaa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一書。圖上的熱蘭遮城已有完整的內城和外城，城的左側有熱鬧的漢人市街，城的右側有小小的山丘，山丘上有一小型碉堡，即烏特勒支堡。描繪範圍包含了荷蘭人所建的熱蘭遮城，七鯤鯓沙洲及臺江內海，也是當年統治臺灣的中樞。妹妹常說：「希望看到它的人，都知道我來自何處。」加上妹婿是安平人，想家的時候，他們就看看這幅圖。



▲ 展場入口為長達 33 米沉浸式設計「海之道」，由當代土耳其藝術團隊 (Ouchhh) 打造。

這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跨·1624：世界島臺灣」特展中，也出現了這幅〈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2024年「臺南400」成為了城市關鍵字，臺南以400年建城紀念作為號召舉行慶祝，而建城的這座「城」，指的正是荷蘭人建的熱蘭遮城。不少人會將熱蘭遮城與臺灣府城搞混，台南的臺灣府城建城於1725年，明年2025年，是台南的臺灣府城建城300年。

「1624」這一年，荷蘭人來到臺南，雖然在此之前，臺灣已有許多原住民，有漢人、日本人……居住在這裡，但臺灣荷蘭時期的開始，更象徵了臺灣頻繁與世界交流互動的時代來臨，成為「臺灣海洋時代」起點。透過展覽，我們定錨於不同時空之中，從臺灣望向世界，或是從世界望向臺灣，以更加多元的角度探索自己所生長的地方。



▲ 1620年代是臺灣再度登上世界舞臺的時刻。

### 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

1670

Map of Zeelandia Fortress and Town,  
Tayouan

1670

圖上熱蘭遮城已有完整的內城和外城，城的左側有熱鬧的漢入市街。熱蘭遮城蓋在離岸沙洲上，沙洲連結至遠方陸地間，所包圍的海域即台江內海。

本館藏 2002.006.0044  
NMTM collection 2002.006.0044



▲ 〈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La ville et le chateau de Zelandia dans l'île de Tayovan）。

展場的入口，設計了一條「海之道」，進入展間的過程讓人擁有了沉浸式的海洋體驗。大片螢幕畫面有海浪在流動，結合大數據、科技、藝術，大數據指的是環臺灣海的風向、洋流等。走上海之道，如同大船航行，臺灣是個海島，我們正透過海洋和世界接軌。據館員表示，本次展覽是臺史博歷來規模最大，首次整合4樓兩間特展室、長廊的大型展覽。展出日本、荷蘭等16個國、內外代表性館舍，共百餘件精品，堪稱歷來佈展困難度最高的一次。



▲ 古今貿易的航線對照圖，近代高密度的貿易航線幾乎成面覆蓋臺灣周圍海域。

展覽中有一本古籍非常吸睛，它是1646年出版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超過2千頁的內容收錄了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各地的活動紀錄，也包含了對臺灣西拉雅人的描述，這本重要典籍更是臺史博首次以原件展出！



▲ 收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各地的活動紀錄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



另外也有幾件遠自日本而來的展品：來自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的「長崎唐館交易圖」，長達776公分的畫卷，前半部描繪中國船隻入港停泊卸貨的情景，後半部則是唐館內部的建築、生活等情景，生動細膩。館員表示，這件作品計畫將在展期內分3次換展，展出不同段落。以及名列日本珍貴美術品之一的「南蠻人來朝圖屏風」，由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超過640公分，首次來臺，據館員表示此作商借、布展過程均極艱鉅。圖中描繪17世紀日本人南蠻貿易情景，日人所稱的南蠻，指的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人。

而座落在場中央的大型玻璃櫃，陳列的是萬曆號沈船文物。往來麻六甲航線的葡萄牙籍商船萬曆號，約在1625年時沉沒於馬來半島東岸海域，船上滿載大量17世紀精美的中國明朝景德鎮外銷青花瓷器。另外，展中還有一幅「岸裡社總通事潘敦仔官服畫像」，岸裡社巴宰族人是清代臺灣中部最有勢力的原住民族，圖中的主角為擔任該社土官及番通事等要職的潘敦仔，族人透過漢人傳統繪畫技術，為潘敦仔繪製清朝武官形象，但畫中仍可見他保留了原住民的傳統耳穿習俗。還有可稱得上是國寶等級的「18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這幅圖為旅法臺灣侯氏家族所藏，它揭示了清朝乾隆時期臺灣島上的族群界線，而界線沿線卻是臺灣多元族群互動交流最密切的地帶。

同樣在探討「界線」概念的，還有最後在接近出口的区域。包含陳澄波的油畫《濤聲》，這幅於1939年完成的作品，描繪了臺灣東北角、宜蘭一帶的海岸景致。以及1969年陳慧坤創作的《野柳風光》與李屏宜2020年的畫作《Breath-Wave》，陳述不同時代所描繪的海洋，並思考臺灣人在不同時代與海的距離。

除了來自歐洲、日本，臺南奇美博物館也借出2組珍貴館藏，分別是日本的火繩槍和英國查理二世時期日式朱漆木櫃，一同見證這段時期異文化交流的歷史。火繩槍在16世紀歐洲人漂流上岸而傳入日本，16及17世紀日本各地諸侯為增強武備，很快被大量仿造製作。而這組日式朱漆木櫃的由來，可追溯到歐洲裝飾藝術史的中國熱潮，十七世紀開始大量進口中國與日本的紅漆與黑漆家具，這股藝術流行時尚至十八世紀到達巔峰，英王查理二世也是對中國與日本的漆器情有獨鍾者。由於遠東地區的家具有與歐洲人生活所需的物品相異，故當時的歐洲商人採進口尺寸較小的漆板，在歐陸各大工藝重鎮重新組裝的方式生產製作。清朝就有歐洲設計師被指派至中國與漆匠一同製作中國風的歐式家具，如1670年英國查理二世時期，東印度公司就派遣家具藝師到中國協助製作歐式家具。

- ◀ 上：日本重要美術品「南蠻人來朝圖」屏風，二度來臺展出，超過640公分巨幅屏風，描繪了17世紀葡萄牙人第一次到日本的景象。  
 中：火繩槍（17世紀）。  
 下：英國查理二世時期日式朱漆木櫃（17世紀晚期）。



▲ 完整記錄了 17 世紀西拉雅人形貌細節的「荷蘭尤紐士牧師為蕭 社人宣講及施洗圖」。



而令我駐足許久的一件展品，是「荷蘭尤紐士牧師為蕭壠社人宣講及施洗圖」，這件全球首次曝光之作是當代原住民歷史文化探討的重要參考資料。配合畫作的音檔傳來洪坤老師提到這幅牧師傳教圖沒有畫出來的黑暗過往，包括當年荷蘭傳教士尤紐士將西拉雅族的尪姨視為宣教阻礙，因而流放了四大社計有250位尪姨到北方諸羅一帶，後來只有48位平安歸來。讓人不由得心生警惕，原來我們所見所聞的歷史，往往勾勒的都只是非常局部的觀點。